

万斯同著述考略

方祖猷

万斯同早年参加黄宗羲在甬上开创的证人书院。甬上证人书院又称讲经会或五经会，可以说这是清初研究经学最早的组织。同时，他还致力于史学研究。康熙十八年，他至京修史。在清代，他以经史之学齐名，经史之作等身。可惜家境贫困，客死京师时，又旁无亲人，致使遗稿藏书，多为他人窃取，或流落散逸，幸而他两次南归，其文稿曾交其子世标。故自清末以来，他的文稿在宁波屡有发现。伏跂室主人冯贞群先生曾着意收藏，张寿镛先生辑《四明丛书》，也多刊入。

万斯同著作，康熙间刘坊作《万季野先生行状》，称二十二种，温睿临作《历代纪元汇考序》，称十六种，又王士禛作《香祖笔记》，称十一种。其后，万经续修《濠梁万氏宗谱》，称二十二种。雍正八年所修《宁波府志》，称三十种。乾隆十年前，全祖望作《万贞文先生传》，称十一种。乾隆五十二年，蒋寿镛作《鄞志稿·万斯同》，称十四种。嘉庆十一年，钱大昕梓《潜研堂文集》，其《万斯同传》称十六种。而民国时所修《鄞县通志》，称三十二种。民国二十五年，沈昌佑作《万季野先生遗著目录汇志》，称三十七种。然沈氏所考甚简，间亦有误。陈训慈先生与我合著《万斯同年谱》，对此多有不同意见，因承陈先生之意，重为考定，简者补之，缪者纠之，得三十三种。然而笔者孤陋寡闻，所录或非完璧，尚祈方家，不吝指正。

一、读礼通考

始作于康熙十七年，时在江苏昆山为徐乾学母丧撰丧礼（见全祖望《传》），约于康熙二十年前后在京修史时完成。其卷数诸家说法不一：或说九十卷，或说一百二十卷，或说一百六十卷。

此书始以徐乾学之名刻于康熙三十五年徐氏传是楼。时徐氏已卒，其子树谷在《序》中说：“先大夫《读礼通考》草创于康熙丁巳，……时复与朱太史竹垞及万季野、顾宁人、阎百诗诸君子商榷短长。”全祖望在《传》中说：“及昆山徐侍郎乾学居忧，先生与之语丧礼，侍郎因请先生纂《读礼通考》一书。”两相印证，可知此书原为康熙丁巳十六年草创，然徐乾学力有未逮，于是邀请斯同撰纂。季野独力完成九十卷（见刘坊《行状》，万经《宗谱》）。徐氏在康熙二十九年归里，又请顾炎武、朱彝尊、阎若璩等续补订定，扩而为一百二十卷或一百六十卷。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（以下简称《四库提要》）说徐氏“归田后，又加订定，积十余年，三易稿而后成。”因此严格地说，此书之作，以斯同之力为多，然并非全为斯同所作。

所谓“读礼”，所读的礼仅是五礼中的丧礼，因而此书考证的为丧期、丧服、丧仪节、葬考、丧具、变礼、丧制、庙制，有表有图，十分详备。《四库提要》称赞为：“古今言丧礼者，盖莫备于是焉。”

此书《四库全书》著录，然具以徐乾学名。仅有康熙三十五年徐氏家刊本。

二、读礼附论

作于康熙二十二年，一卷。据陆陇其《陆清献公日记》卷八康熙癸亥八月二十日条：“万季野又以所著《读礼通考附论》来阅。”知此书为《读礼通考》作后之附论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及

《浙江通志》列入。此书未见。

三、丧礼辨疑

在京修史初期作。全祖望《传》说斯同为徐乾学撰《读礼通考》，“又以其余为《丧礼辨疑》四卷。”此书未见。

四、讲经口授

一卷。康熙三十七年斯同归里省亲，为原甬上证人书院学友子弟讲学时所记。书前有讲会日期及内容：“□月□日第一会，讲田赋；三月十九日第二会，再讲田赋；三月二十九日第三会，复讲田赋；四月初九日第四会，讲兵制；四月十九日第五会，讲兵制；四月二十九日第六会，讲兵制；六月二十九日第十一集，讲宫庙祭祀；七月初八日第十二集，讲庙祀；七月二十四日第十四集，讲律吕。”中缺第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三会记录。

据全祖望《续甬上耆旧诗》卷一百十二《张孝廉锡璜·寿万季野先生》及《张太学锡璜·赠万季野先生北上》，斯同于康熙三十七年春返甬，同年秋北上，此书所录恰为春秋之间。《赠万季野先生北上》：“首论赋役法，……次论古兵制，……继乃选举条，……终乃礼与乐。……律吕通历法，……明史及东林，约略倾端绪。”则此书所阙诸会，为选举、历法、明史及东林。两相对校，日期及内容基本相符。

但此书卷首有冯贞群先生题跋，说“是书则为温氏所记”。斯同在京举讲座，纪录者为温睿临，此次南还，温氏未来，可肯定此“口授”不录于京师，冯先生所说有误。又《光绪鄞县志》说：“是书盖季野门弟子录其会讲时口授之语，或证人社友朋所录，非完帙也。”称证人友朋所录，亦误。

问题是，此书讲兵制之后，有“本朝各省有镇守，满洲兵都统一人，副都统二人，……共十三处，雍正年山东青州亦设”

句。斯同卒于康熙四十一年，何来雍正？疑为后人整理时所加。此书仅有抄本，现藏浙江图书馆。

五、庙制图考

北京修史时作。《四库提要》作一卷，他书皆作四卷。斯同在书前有《题词》，说宗庙之制，众说纷然，他采《王制》七庙及刘歆三宗之说。其内容上溯秦汉，下迄元明，凡庙制沿革，都绘有图，附在经之后，予以解释。《四库提要》说此书“援征精确，为前人所未发矣。虽大旨宗王黜郑，固守一隅，然通贯古今，有条有理，不可谓非通经之学也。”评价比较客观。

此书《四库全书》著录，康熙中有传是楼刊本。后有辨志堂刊本。宜兴吴氏藏有旧抄本。张寿镛先生以抄本与辨志堂本相校，刊入《四明丛书》。

六、庙制折衷

作于在京修史初期，二卷。据全祖望《传》，斯同为徐乾学撰《读礼通考》，又以其余为《丧礼辨疑》及《庙制折衷》。此书未见。

七、石经考

京师修史时作。此书汇集历代论石经诸文及石经残碑文共四十余篇。《四库提要》说万斯同“悉采（顾）炎武之说，又益以吴任臣、席益、范成大、吾衍、董道诸家之论，并及炎武所作《金石文字记》，亦间附以己见。”清初研究石经的，在斯同之前有顾炎武，之后有杭世骏，《四库提要》认为可以合顾、万、杭三家之书，参互考证，有益于研究。

此书《四库全书》著录。有忔花庵刊本，省吾堂刊本，昭代丛书本、四明丛书本。

八、周正汇考

作于京师修史时期。诸书皆作八卷。据沈昌佑《遗著目录汇志》：“冯氏伏跗室云有刻本。”然今不见。

九、声韵源流考

作于京师修史后期，一卷。据冯辰《李恕谷先生年谱》，康熙四十年十月，斯同与李塨曾论及声韵，“先生（李塨）曰：‘古无四声，有之，始齐周颙；古惟分宫商五均，不分平上四声。’季野恍然曰：‘吾何以未考也，将归检之。’”可知此书为斯同歿前一年草创之作，故《四库提要》说斯同此书“盖欲详考声韵之沿革，首列历代韵书之可考者，次列历代韵书之无考者，而采摭其序文凡列，自录以存梗概。上起魏李登《声类》，下迄国朝顾炎武、毛奇龄、邵长蘅之书，无不采录。而草创未终，略无端绪，匡郭粗具，挂漏宏多。……知为杂钞之本，不过储著书之材，而尚未能著书。”此书《四库全书》存目，今不见。

十、经世粹言

诸书皆未著目。杭世骏《续礼记集说》卷首《姓氏》：“国朝万氏斯同，字季野，鄞人。著《经世粹言》。”然此书从未见。

十一、明通鉴

刘坊《行状》云：“《明通鉴》若干卷，散失。”《万氏宗谱》亦言散失。然今上海图书馆藏有题为季野所著之《明通鉴》三册，系清初抄本，存弘治十二年至十八年。首页下有“汪琬之印”及“茗文”两印。后有潘承弼《跋》云：“旧藏万季野《明通鉴》残本十一册，余既跋而存之。辛巳，佣书合众图书馆，为馆中录一副本。叶丈揆初假读，并加《跋》语为证：‘此书本诸

《实录》，征引宏富，剪裁有法，在有明之季（？），熟读一代实录及各种野史，能以公平严正之笔而出之者，舍季野莫属’云云。……癸甲之际，经历动荡，奔走衣食，不惶贍给，不得已斥藏籍若干易米，而此书遂付离筵。……此残本三册，顷于无意中覩诸吴肆，纸墨装璜，与旧藏悉同，存孝宗弘治十二年至十八年，书面题字为三十六到三十八册，与旧藏虽未衔接，差足补遗于十一。书友以旧钞，且为汪荅文先生印记，不肯廉让，索五十元，慨然应之，亡羊补牢，聊以自慰而已。”此外，前中央大学教授丁山，亦曾发现此书四册。丁氏在《致友人论小学书》中云：

“三十四年冬，弟回苏州，在书摊上发现清初钞本《明通鉴》四册，上有‘汪琬’、‘荅文’二章，极精。购归读之，觉其纪事详瞻，文章典肆，非大作家不能及到（原注：汪琬当不能到），多方参证，访之友朋，始定为季野先生未刊之稿，喜可知也。”

按：汪琬，字荅文，苏州人。据陈廷敬《汪先生琬墓志铭》：“明年（康熙十八年），诏试，授翰林院编修，与修《明史》。先生既以道德文章为己任，由是有侧目之者，益思归故山。在史馆六十日，撰史稿百七十五篇，杜门称病者一年，以病免而归。”则汪氏在史馆仅二月而已，于百七十五篇史稿外，复欲著此巨著，当不可能。然此稿何以定为季野之作？既为季野之作，又何以落入汪氏之手？且“汪琬之印”及“荅文”两章，其真伪难定，凡此，皆须进一步考证。

十二、明史稿

刘坊《行状》、万经《宗谱》、蒋学镛《传》都称《明史列传》三百卷。方苞《万季野墓表》称《本纪》、《列传》四百六十卷。《鄞县通志》称《明史稿》四百六十卷。全祖望《传》则称《明史稿》五百卷。

此书积斯同二十余年精力而成，他在京师修史，虽为布衣而实

任总裁之责，故此书之作极其复杂，今之所存又颇难考。有别人所作而为斯同修定的，有斯同亲作的，有斯同口述由钱名世笔录的，有为钱名世所篡改的，有斯同审定由熊赐履进呈的，有王鸿绪删削的。其所抄，既有史馆抄本，亦有私人抄本，有抄于史稿未成时，有抄于史稿已成时，也有辗转互抄。如此种种，致使现今所存抄本，详略分合不尽相同，而且孰为抄本，孰为稿本，也难遽定。

今人黄爱平著《明史稿本考略》（见《文献》十八期），认定现藏北京图书馆的《明史》四百十六卷抄本，为斯同核定稿；该馆另藏的《明史纪传》三百十三卷抄本，大体抄自万稿编定前流传于外的纪传部分，其不足的，则据乾隆四年刊行的《明史》补足。然此两种，都不是斯同手稿。

今宁波天一阁藏有原朱鄮卿购自河南周某的《明史稿》（一名《明史列传稿》）十二册，凡传文二百四十有八篇，计传主三百八十六人。朱墨烂然。绳削增损，显系稿本。《鄞县通志》称此稿为：“万斯同明史列传稿本”，肯定其为季野手稿。谢国桢先生《增订晚明史籍考》，曾认为系季野稿；然其所作《江浙访书记》，又称未敢断定真为万氏原稿。柳翼谋先生《明史稿校录》，考证此稿《题记》及翁方纲，丁小正二《跋》之伪，拨开书贾加于此稿之迷雾，实具有重要价值，故朱鄮卿氏在重新装订此稿时，此二伪作，皆已去除。然对此稿之真伪，柳先生亦未轻下结论。作者复详加考证，其中六册为季野亲笔；五册为无名氏手迹而经季野修改者；又一册为徐潮具稿，监生叶沅所录，然亦多有季野硃笔修改处。故此稿半为季野手稿，半为季野笔削增损者，实可定论。

十三、历代史表

始作于康熙五年斯同读书于宁波海会寺时。康熙十五年前初具规模（见黄百家《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》、杨无咎《万季野

先生墓志铭》及李文胤《历代史表序》)。入京修史后，赓续而成完书。此书又称《补历代史表》。

斯同著作，以此书卷数最乱，有五十三卷、五十六卷、五十九卷、六十卷、六十四卷等诸说。蒋寿镛先生曾作考证，他在此书的《序》中说：“寿镛未见五十六卷本，清《四库》所收五十三卷本，非完数也。考广雅本五十三卷以前，悉依初刻本。自五十四卷起至五十九卷止，增吴将相大臣年表、南唐将相大臣年表、南汉将相大臣年表、蜀将相大臣年表、后蜀将相大臣年表、北汉将相大臣年表，凡六卷，与李（文胤）、黄（宗羲）、朱（彝尊）之《序》，仅少一卷，似若完书矣。今先生遗稿之藏于伏跗室主人冯孟颀者，更有前汉将相大臣年表、……衍庆宫功臣（不列表，叙其人），皆广雅本所未刊者也。……而清《四库》谓其南唐、南汉、北汉、闽、蜀不当独阙者，固未尝阙者。”蒋氏又以为黄、朱之《序》之作六十卷，“意先生如唐宋诸表或先成之，未可知也。”

此书上起后汉，下迄宋、金，自正史《本纪》、《志》、《传》以外，参考《唐六典》、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、《通鉴》、《册府元龟》及诸家杂史，取材丰富，朱彝尊誉为“揽万里于尺寸之内，罗百世于方册之间”，确是的评。

有留香阁本、广雅书局本、四明丛书本。宁波伏跗室原藏稿本二十八卷，今不见。

十四、明史表

作于京师修史时期，十三卷（见陈守实《明史稿考证》）。后张廷玉修明史，采入斯同此表。此书未单独刊行。

十五、历代纪元汇考

作于京师修史后期。所考内容，上始唐尧元载，下迄明崇祯

十七年甲申，以年为经，以历朝纪元为纬，每一朝代，历数长短，年代久远，一统分割，禅继正伪，了如指掌。

此书有抱经楼本，奉化李氏刻本。张寿镛先生刻《四明丛书》，以李氏刻本正续相连，未合体例，以正编还斯同之旧，以续篇另作一卷附后，为此书较好的刊本。

十六、历代宰辅汇考

作于京师修史时期。八卷。《四库提要》说：“是编取秦汉以迄元明宰辅，分职系名，以便检核。其于官制增损异同之处，亦间附案语，颇为简明。然不著拜署年月，视诸史表例，颇为简略。”《浙江书录》说：“秦、汉、三国为一卷，宋、元、明各一卷，皆具列其姓氏，而于沿革大端，尤为明晰。”

此书《四库全书》存目。抄本藏于北京图书馆。

十七、明历朝宰辅汇考

作于北京修史时期，八卷。《鄞县通志》说：“此似将前书（指《历代宰辅汇考》）中有明一代之宰辅，别出单行者也。”此书未有刻本，原稿未见。

十八、宋季忠义录

作于京师修史后期。诸书皆作十六卷，惟王士禛《笔记》作十二卷。此书据《宋史》，各省、府、州、县志及野史广为罗辑而成。所录有恭帝等《本纪》四篇，列传自江万里、文天祥等以下凡六百七十一人。此书为草稿，未经修定。书后附录载斯同按语说：“宋社既移，四方称兵者蜂起，大都宋之遗民，不忘故主，欲嘘既烬之灰，非弄兵潢池者比也，所谓周之顽民，非即商之义士乎？”说出了他编辑此书的意图。

张寿镛先生刊《四明丛书》，据家藏手稿本详细编次，重订

目录，并补以《督府忠义传》及《忠义死事年月表》两篇。稿本今不见。无其他刊本。

十九、南宋六陵遗事

作于京师修史后期。又称《六陵遗事》，诸书皆作一卷，惟全祖望、蒋学镛《传》作二卷。所谓南宋六陵，指葬于浙江绍兴攒宫山（原名宝山）的高宗永思陵、孝宗永阜陵、光宗永崇陵、宁宗永茂陵、理宗永穆陵、度宗永绍陵。元世祖时，江南总督杨琏真伽发六陵，骸骨遍地。南宋遗民王英孙会林德旸、郑朴翁、唐珏等于家，合谋收骨。前守陵使罗铣亦求得孝宗骨若干，共厝于兰亭山南天章寺前，一陵一穴，上植冬青。遗民谢翱作《冬青树引》，人称冬青六义士。然冬青义士，初仅知林、唐二人。明初张孟兼以为应有王英孙。清初黄宗羲作《冬青树引注》，增郑朴翁、谢翱。斯同襄集诸家之说，以为应增罗铣，合而为六。温睿临为此书作《序》，说斯同编辑此书，“非徒核其事也，亦欲使后之人思夫天崩地坼之时，犹有赤手犯虎穴之自靖于万难也者，勿徒熟视祸败，辄委曰天运而不之省也，是则先生觉世之意也夫。”他的话深得斯同之意。此书仅有昭代丛书本。

二十、庚申君遗事

作于京师修史后期，一卷。庚申君即元亡国之君元顺帝。据野史，南宋末年恭帝赵显降元，年幼，封瀛国公。后生一子。元明宗其时为周王，取为己子，取名妥懽帖睦尔。元宁宗卒，妥懽代位，即元顺帝。王源为《庚申君遗事》作《序》说：“万子季野辑《庚申君遗事》一卷，据《元史》虞集之诏明宗妥懽非己子之言，证以权衡、余应、袁忠彻、黄溥、程敏政诸家论说，则妥懽固确为瀛国公之子，即迈来迪甫为周王所纳，即生妥懽，与生妥懽而后为周王所纳，事有不同，要为赵氏之子无疑。《宋遗民

录序》谓其事之卓卓乎可以信后世，而下慰遗民不忘宋之心者，则簋墩（程敏政）之志，即万子之志也。”他的话说出了斯同作此书的意图。此书仅有昭代丛书本。

二十一、明季两浙忠义考

此书在杭州府仁和县条下载吴任臣等人，在下注：“以上诸人皆已故”。吴氏卒于康熙二十八年，则这本书应作于在京修史后期。一卷。书中仅有人名、字、号、籍贯，经历极简。偶有数字评语，每条至多不出六十字，少则十余字，所以仅是提纲。共收明清之际浙江各府死于阉党、农民军或抗清等各类“忠义”一百二十九名。但亦收有极少数尚存于世的明遗民，如在宁波府下录有林时对等五人，下注：“以上现在”。奇怪的是，吴任臣举康熙十七年博学鸿词，授简讨，参与修明史，卒于官，何“忠义”之有？斯同说：“宜祀乡贤”，不知何故？

此书仅有抄本，原藏于宁波卢氏敬遗轩，后归冯氏伏跗室，今存。

二十二、两浙名贤录

与《明季两浙忠义考》合订一册，体例相同，因此当作于京师修史后期。书中共收有明一代浙江各府名贤共五百一十四名。所述更简略，有一人条下兼录其兄、弟、子、孙的，也有一府之下仅列人名的。忠奸都有，但忠奸有别。忠者誉为“清操绝俗”、“以直谏名天下”等等；奸者则仅录人名，各府归于一类，下写：“皆匪人”，“皆奸邪小人”等等。如嘉兴府条后写：“外有大学士施凤来、工部尚书刘廷元，皆平湖人。吏部尚书吴鹏，秀水人，皆奸邪”。

此书亦只有抄本，订于《明季两浙忠义考》之前，卷面有半角山房王氏珍藏”印，藏伏跗室。

二十三、儒林宗派

按李塨《恕谷后集·万季野小传》，康熙十二年前后，斯同曾往见潘平格，受其师黄宗羲严厉批评，斯同表示以后“不谈学，专穷经史”，则此书应作于这一年前。此书属史表体裁，上断自春秋，下迄明末，以孔子为宗，诸儒授受源流，各以时代为次。上没有师承，下没有弟子的，别附于后，所录旁及老、庄、申、韩，本末条贯，一览瞭然。《四库提要》称赞它无门户之见，但对收有老、庄、申、韩，却颇不以为然。此书简而赅，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此书《四库全书》著录，有辨志堂刊本，浙江官书局刊本、四明丛书本。尚有水西书屋抄本，屠用锡、王梓材补注抄本。后者今藏宁波市图书馆。

二十四、昆仑河源考

据林佶为此书所作《序》，应作于康熙三十九年前。此书折衷《禹贡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水经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晋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元史》及《徐霞客游记》、潘昂霄《河源记》诸书，而主汉张騫河出盐泽，即今罗布泊之说，并否定潘昂霄的河出星宿海的主张。所考虽与河源实际不尽相符，然而引证广博，辨析精密，《四库提要》叹为“工于考证”。

此书《四库全书》著录，有指海借月山房刊本，泽古斋刊本。

二十五、明代河渠考

作于京师修史时期。又称《河渠考》，十二卷。冯贞群先生与陈训慈先生信（存陈训慈先生处）说，伏跗室藏“《历代河渠

考》三卷，《四库》作《明史河渠考》，采《明实录》中涉河渠者，分年编次，颇伤冗杂，与横云《史稿》详略悬殊。”《伏跂室藏书目》内还有冯先生的手书：“盖季野修明史时随手钞集者”十二字，可知《历代河渠考》当为《明代河渠考》。沈昌佑《遗著目录汇志》别列一种，是错误的。

《四库提要》说此书除采自《明实录》外，在天启四年以后，“则杂取邸抄，野史以足成之。视史志所载稍详，然颇伤冗杂。考斯同尝预修明史，此本疑即其摘录旧闻，备修志之用者，后人取其残稿录存之也。又两江总督所采进，亦有此书，题曰《明实录河渠考》，所载止于万历四十八年，知当时随笔钞录，本未成书，后来传写其稿者，各据所见之本，故多寡互异，并书名亦小不同矣”。

此书《四库全书》存目，无刊本。伏跂室原藏三卷，今不见。

二十六、明史地理志稿

作于北京修史时期，无卷数。《伏跂室藏书目》于此书目下有下列几个字：“无卷数 万斯同 写本四册”，并有“贞一父吾存宁可食吾月，吾亡宁可发吾椁，子子孙孙永无鬻，熟此值可供饘粥”印。然此稿今不见。沈昌佑《遗著目录汇志》录有《天下志地》一书，一卷，并说：“伏跂室藏稿本，此稿为明史地理志所本，异同不多。”然而《天下志地》不载于《伏跂室藏书目》，今亦不见，疑两稿本实为一种。

二十七、康熙宁波府志

作于康熙十二年。三十卷。宁波府知府邱业主修，斯同与其兄斯选，友人赵时赞任分修。李文胤《杲堂文钞》卷一《历代史表序》说：“适季野修吾乡郡乘”，《杲堂续文钞》卷三《董天

鉴先生传》又说：“吾友万季野撰郡志”，可知郡志之修，以季野之力为多。

邱业于《序》中说：“设局于公署，并诸生夙夜编辑，凡三阅月而书成。”可知修得很仓卒。但后来所修的《康熙宁波府志》、《雍正宁波府志》都以此书为蓝本。曹秉仁、万经在《雍正宁波府志序》中说：“郡志为一方文献所关，自前明张大司马纂修后，虽经国朝邱、李二郡守之续修，皆未成书。”则此书实未完。

此书无刊本。《乾隆鄞县志》述及郡志源流时说：“此书（邱业所修之志）未及刊行，其钞本郡中藏书家有之。”本世纪六十年代前，此钞本宁波私人仍藏有，但经“文革”浩劫，已不传。

二十八、难难

刘坊《行状》说：“《难难》一卷，散失。”可知此书在康熙年间已佚。

二十九、书学汇编

作于京师修史时期。诸书有的作十卷，有的作二十二卷，有的作二十四卷。《四库提要》说：“是编录历代善书之人，上自苍颉，下迄明季，共一万五十四人，……皆颇有考证。”《浙江书录》说，此书“以时代编次古今书家，人系以传，详其本末，其书为正史所载与所佚者，悉分别著之。”

此书《四库全书》存目。伏跂室藏有抄存残本十卷，今存。又有孙翔熊抄本，今不见。

三十、石园诗文集

亦作《石园文集》。此书一部分写于甬上证人书院就学时

期，一部分写于京师修史时期。沈昌佑《遗著目录汇志》说：

“冯孟颢（即冯贞群）谓《石园诗文集》言二十卷者，为《石园藏稿》八卷与《群书疑辨》十二卷之汇合本，然尚在犹豫中。”

冯贞群先生曾说及此书所自来，他说：“二十二年冬，鄞县八区文献分会移送县资料来城，览其目录，有先生遗稿写本二册，发而视之，不分卷第，书根号《石园藏稿》，首列刘氏《行状》，刻版五叶，版心题‘季野先生集’，鱼尾下刻卷八，目后有‘男世标子建校梓’一行，盖子建岁贡编次之本，欲刻未果者。乃发篋出《群书疑辨》校读，采入过半，未刻者惟《卦变考》、《书》、《序》、《记》、《传》十六篇耳。复以《续甬上耆旧诗》校之，未著录者仅诗五章，而此本遗者凡六章。爰为写入目，注补字以资区别。其中涂乙，朱墨烂然，确出先生之笔，字句增损，与刻本颇有异同。评者为上杭刘氏，谢山全氏，可宝也。张君伯颂拟刻入《四明丛书》，乃竭一日力为分卷八，署曰《石园文集》。”（见《石园文集序》）

沈昌佑《遗著目录汇志》另录有《万季野遗编》三卷，并说：“先生子子建世标编定”，但他没有提及《遗编》从何而来？可能就是《石园藏稿》。又一九三六年施廷镛从大连图书馆抄得《先府君集原稿》一本，凡文三十三篇，仅《赠高废翁先生序》一篇外，其他《石园文集》和《群书疑辨》中都有。

此书仅有四明丛书本。《先府君集原稿》藏大连图书馆。抄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及陈训慈先生处。《石园藏稿》今不见。

三十一、群书疑辨

作于京师修史时期，十二卷。嘉庆二十一年，浙江学使汪廷珍为此书作《序》说：“是书凡十二卷，前六卷论辨诸经，皆求其理之是，心之安，而不苟为异同，一洗宋元儒者门户之习。……其第四卷杂论丧礼诸则，明先圣之制，砭流俗之失，酌古今之

宜，治清理之中，尤尽善可施用。七卷以下，考庙制，辨石鼓及古文、隶书，昆仑河源，亦具理致据依，足资考证。末二卷论史事，事核文直，推见至隐。其阐忠义，诛奸回，独详于宋元之际者，先生自以为明之遗民，故不忘故国之意，时寄于尚论之中，……其于有明一代尤详。”

此书各篇，多散见于他书，在《石园文集》中尤多，共三十三篇。此外，卷十辨昆仑河源十三篇，卷七论庙制，卷十一《书林唐二义志后》、《书林唐二义士诗后》、《书庚申君遗事后》、《再书庚申君遗事后》等篇，亦散见于《昆仑河源考》、《庙制图考》、《南宋六陵遗事》、《庚申君遗事》等书。

此书有嘉庆丙子刻本。据沈昌佑《遗著目录汇志》，冯贞群先生曾说：“有周世绪抄本，与刻本大有异同，张伯岸曾向其校录一本。”然此抄本，今不见。

三十二、明乐府

据李文胤《杲堂文续钞》卷一《万季野诗集序》，此书作于甬上证人书院就学时期，又称《新乐府》或《乐府新辞》。

斯同在此书《自序》说：“昔之拟乐府者，率用汉魏古题，独唐白少傅取本朝事为题而名之曰《新乐府》，盖新题体（阙一字），非汉魏遗制也。余读而爱之，因采明室轶事为题，而系之以诗，不过五七言、长短句，非有音节可被之管絃也。今而直名为乐府，则与汉魏遗制不类，欲不名为乐府，又非余效法白傅之意，故循袭其旧，亦名之曰《新乐府》云。”

此书共有诗六十六首。每首有小序。斯同朋友陆嘉淑认为斯同此作，既“颂群后之谟烈”，又“感慨叹息繁霜离黍之痛”。然而，细看此书，繁霜离黍之痛固有之，颂群后之谟烈则无之。诗中抨击太祖、成祖之残暴，讽切武宗、世宗、神宗、熹宗之昏庸，对有明列朝帝王，都以抨击。看来斯同意存讽刺，是为了求

明亡教训，所以此书是研究斯同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。

清同治间，斯同八世从孙万乃邻有此书稿本，烟屿楼主人徐时栋与其家藏本对校，徐本少《刑囚手》、《火烧头》两首，因补入付雕。此两种藏本今已佚。徐氏付雕的即同治间陈鱼门刊本。此外，尚收入全祖望所辑《续甬上耆旧诗》卷七十八《贞文先生万斯同》内。

三十三、簪纓盛事录

著作年代不详。诸家皆未著目。冯贞群先生与陈训慈先生信中说：“篋中藏有《簪纓盛事录》（明代三世五尚书、父子大学士、三世进士之类）。”有鄞县陈氏拜梅山房几上书刻本。

斯同遗著除上述三十三种外，尚有三种或真伪难定，或应予以否定。争论最大的为《五礼通考》。蒋学镛在《鄞志稿》卷十二《儒林传》下《万斯同》中说：“尚书（徐乾学）又请遍撰五礼，遂节略前书，复补其四，共二百余卷。未及缮写，先生卒，稿本留京师一故家，近时有检得之者，其书多以片纸粘缀，或脱落失次，因重为编葺，竟窜名己作。昆山（徐乾学）所刻（指《读礼通考》），人知出先生手，而《五礼通考》，人或未之知也，因附著之。”于是遂启此书作者之争。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思想史》中点了“检得”的名，他说：“中间的一部是秦蕙田（蕙田）的《五礼通考》二百六十二卷。此书为续补《读礼通考》而作。我很疑心有一大部也出万季野手，但未得确证，不敢断言。”按季野为徐乾学撰《读礼通考》，内容仅为丧礼（凶礼），而未及吉、军、宾、嘉四礼。其后遍撰其四，实有极大可能。斯同卒，其遗书多为弟子钱名世窃攘，或有散落。然确否为秦蕙田所检而窜以己名，则无实据。金毓黻撰《中国史学史》，对蒋、梁两人之说，很不以为然，说无征不信，认为他们“厚诬古人”。

又萧穆《敬孚类稿》说斯同姪万言有《明鉴举要》一书，斯同曾重为参订。他在清末于上海某书肆曾见此稿，稿后有杭世骏跋，杭氏在跋中说，万言归里后，“穷年键户编纂《明史举要》一书，其卒也未及校仇。应征士潜斋先生（即应劬谦）参补校阅，历时二年而全书始毕。其后季野重为参订。及九沙先生经归自贵阳学使任，复于是书缺者补之，繁者芟之，乃成有明一代之信史，惜乎力无能刊也。书中潜斋用朱笔，季野用墨笔，其黄笔乃九沙也。九沙之子承天以是书归余，归资有力者择行于世，因述其颠末如此。乾隆戊寅冬堇浦记。”杭世骏这一跋文极为可疑，按《濠梁万氏宗谱》，万言卒于康熙四十四年，而应劬谦卒于康熙二十八年（见全祖望《鮑埼亭集》卷十二，《应潜斋先生神道碑》）万斯同卒于康熙四十一年（见《万氏宗谱》），两人皆比万言早卒，岂有已卒之人，为未卒之人“参补校阅”，“重为参订”其著作的可能？所以说斯同重订《明史举要》，实属子虚。

又沈昌佑于另册自补其《遗著目录汇志》，说季野有《璇玑图》一卷，状如迴文诗，宁波朱鄮卿藏。按《璇玑图》为清人万树《璇玑碎锦》迴文诗的附图，共六十余幅，与斯同毫无关系。沈昌佑误以此万为彼万。斯同一生博览勤著，岂有闲事为文字游戏！

此外，斯同有《守高赠言序》一篇，收于慈溪郑氏二老阁所刊《守高赠言序》内。康熙乙亥三十四年，斯同好友郑梁自京师出任广东高州府知府，斯同与温睿临等人作序赠别。但这仅是文而不是著作。由于此文他书都没有收入，故附记于此。

1989.11.15.作于宁波大学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宁波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